

# 翩翩起舞，蓬勃生机

□ 撰稿 | 薄 荷

《老友记》里，瑞秋曾在自己前男友婚礼上尬唱了一首歌，万幸有罗斯相救，得以欢乐收场。这首舞风十足的歌曲叫Copacabana，我现在还能记得清歌词：“她的名字叫罗拉，是个跳舞女郎；她会跳伦巴，还会跳恰恰……”旋律一起，脑海里就有粉红色的裙摆层层飘扬。我是平衡感欠奉的人，平地走路都难免跌两跤；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特别喜欢热烈的舞蹈。那种收放自如的轻盈和力量，上下翻飞的活力和美好，让人不知不觉嘴角上翘。

舞者的故事天生带着艳丽与感伤，似乎古今中外皆然。年龄更像是舞者最天然也最强硬的死敌——世无王子乔，谁能长美好。而纪录电影《女人世界》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刻板印象的舞者故事。《女人世界》海报上华服彩扇的老妇人，让我一下就想起安吉拉·卡特《明智的孩子》来。耄耋之年的舞女回忆录，丝毫没有落入凄凉寂寞的窠臼，反而是欢天喜地，甜蜜热烈，那感觉就像给一大盆潘趣酒再浇上满满的彩虹薄荷糖。年龄是一把双刃剑，我们无需否认衰老带来的种种不便和遗憾，也同样无需以此为由，轻视老年人对美和自由的追求和掌握。老人可以是安详平静、与世无争的，也可以是折腾不息、生机勃勃的。老人的生活，不一定非要像衣襟上灰颓暗淡的镶滚，还是可以银闪闪、金灿灿，五光十色，夺人眼目——为什么不呢？娇女失去盛颜，却没有失去美。

与《明智的孩子》古灵精怪的风格不同，《女人世界》更多地展现了一种脚踏实地的乐观。电影讲述了“都板街舞团”的成员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文化寻根之路，以纪录片手



法呈现了一场彰显生命与奋斗之美的舞者传奇。“踏实”也许是中国人根底里永远不会埋没的品格，就像笑话里的英国人无论到了何种情景都不会忘了喝茶，中国人大概是到了哪里都要耕耘一番——这种耕耘并不限于“房前屋后，种瓜种豆”。稼穡也好，舞蹈也好，我们相信自己一手一脚的拼搏最靠得住，像清代小说里写的，“骨头里挣来的才做得肉”。我们的理想深深植根于奋斗的信念，我们笃信唯有从扎实的根里才能拔节出美穗，才能获得丰饶的收成。这大概是华人独特的美学，我们浪漫生于朴素之中，虽然它的花不妨是华美的。

《女人世界》展现了老年华人女性生活的一个侧面，但并没有止步于女性题材。观众不仅可以感受到女性的生命力、旺盛的情感和乐观的态度，更可以推而广之，发现广阔视角下独特的个人生活。我们跟着主人公的脚步，由美国到中国，由回忆到如今，穿插纵横。世界是那么广远，历史是那么跌宕，我们穿越万端变化的时空，犹如跟随着一只蝴蝶，翩翩飞过风起云涌的沧海。观众并不需要亲历故事中主人公所经历的一切才会被她感动，也不需要一定是女性，才能体会《女人世界》鼓舞人心的力量，这大概是文艺作品最值得称道的意义所在。

老歌里唱：“不如跳舞，一切都不如跳舞。”舞蹈大概是一切艺术手法里最热情的。哪怕是含蓄婉约如宋朝人，他们的舞女也是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，千年之后，还是几乎能感到她彩袖旋转的风直扑到人脸上来，如此舞蹈一场，是足值得“拼却醉颜红”的。■

